

ORIENTAL STUDIES

VOLUME 7 FEBRUARY 2017

CONTENTS

ARTICLES IN THEIR ORIGINAL LANGUAGES

從三草二木到櫻梅桃李

——《法華經》〈藥草喻品〉之共生觀念及對日蓮之影響——

郭飛鴻 ii

ABSTRACTS IN OTHER LANGUAGES

三草二木から桜梅桃李へ

——「法華經・藥草喻品」の共生觀及び日蓮に対する影響——

郭飛鴻 xiv

“Humanism” in Buddhism:

A View of Humans in Earliest Buddhist Scriptures

MIURA Kenichi xv

Development of Aizu Toju School and <the Teachings of Toju>

TAKAHASHI Yasuhiro xvi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Thought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stitute of Confucian Culture
Higashi Nippo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講演・發表論文原文】

從三草二木到櫻梅桃李 —— 《法華經》〈藥草喻品〉之共生觀念及對日蓮之影響 ——

東日本國際大學東洋思想研究所研究員 郭飛鴻

論文摘要：

由於氣候異常、資源短缺、物種數量的減少與消失，使得近年來環境保護的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雖然科學的力量固然重要，但是今天世界的現狀不也是科學的發展所造成的，所以想要解決環保問題，更需要從佛教的經典出發，給予現代的人們在處理環境保護的問題時，在精神上的啟發力與支持力。從《法華經》〈藥草喻品〉裡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可知，〈藥草喻品〉除了呈現出草木一起接受雨水滋潤的平等觀念外，也蘊含著三千大千世界裡各色各異的草木共生共存的觀念，所以探討這樣的觀念以及背後所隱含的意義，或許可以作為今日在處理環保議題時的一個參考。另一方面，順著〈藥草喻品〉的共生觀念的脈絡，進一步論證其對日本僧侶日蓮的影響，可以發現日蓮雖然肯定與接受〈藥草喻品〉，但是由於其個人的修行觀與宗教觀的緣故，反而給予了〈藥草喻品〉新的詮釋，使其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雖然一方面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可是另一方面也因為日蓮強烈地認為唯有「南無妙法蓮華經」才能滋潤末法的眾生，而引起其他人的非議。然而，日蓮在宗教上的執著與熱情，不失為今日欲從事環保工作的有志之士的參考。

關鍵詞：藥草喻品、三草二木、日蓮、櫻梅桃李、平等、共生

前言

近年來，由於氣候的異常、環境的惡化、資源的短缺，以及許多動植物面臨瀕臨絕種的危機，使得大家越來越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且開始身體力行隨手做環保。面對這樣的現象，不禁令人想問，在過去的佛教經典中，特別是被稱為「諸經之王」的《法華經》當中，是否能對今日的這些環保運動有所啟發與貢獻，這一點值得令人關注。正當筆者在尋找法華經與現代的環保運動之連接點時，看到

新聞上報導許多地方久旱不雨的消息，腦中浮現出《法華經》〈藥草喻品〉中有關下雨的文段，進而想到〈藥草喻品〉中的三草二木各得成長之內容，這不正是對於各物種和諧共生的闡述嗎！所以激發起筆者深入去探究〈藥草喻品〉共生觀念的想法，並且希望透過佛教經典的內容，能對於現代的環保運動，給予些許支持的力量與具體的參考。

另外，當筆者在爬梳〈藥草喻品〉中三草二木共生觀念的文段時，更想到十三世紀的日本僧人日蓮（Nichiren, 1222-1282年），其思想與《法華經》有著密切的關聯，積極地主張與推動法華經至上的觀點。然而如果直接把〈藥草喻品〉的共生觀念與日蓮強烈的破折行動，加以兩相對照的話，乍看之下簡直是南轅北轍，所以必須更進一步去了解〈藥草喻品〉對日蓮思想的影響，以及考察日蓮是如何去接受與詮釋〈藥草喻品〉，才能讓我們可以對於日蓮有更深入的了解。

〈藥草喻品〉中的共生觀念

〈藥草喻品〉第五在以一乘思想為中心的《法華經》中，位於〈序品〉、〈方便品〉、〈譬喻品〉、〈信解品〉之後，根據學者的研究，此品是屬於原始八品^①的其中之一，所以主要內容是延續著前面幾品，即針對「一乘思想」加以更進一步的說明。透過「三草二木」的譬喻，藉由小、中、大三種藥草和大、小兩種樹木，在相同的地理環境生長，並且得到相同的雨水的滋潤一事，來說明眾生有如草木一般各自具備不同的差異，但是佛就同雨水一般，仍會無差別的、無遺漏的、平等的引導眾生成佛（如同草木得到雨水的滋潤）。

之前的學者主要針對此品中的一佛乘思想與平等觀念，已經做過許多精闢而深入的研究，不再此處贅述。然而從前人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發，再次對照〈藥草喻品〉的內容，更可以發現，除了平等觀念之外，此品更具備了兼容共生、和諧共存的內涵，接下來就其共生觀念加以更深入的探討。

首先從此品以植物的生長為例子來說明，就已經具備了十足的說服力。因為大部分的植物，在其生長過程中，並不會像動物一樣，明顯地因為自己生存或生長的需要，而去傷害或犧牲其他生物的生命，所以此品在闡述一乘思想的同時，也清楚地呈現出兼容並存的面貌。例如在此品開頭的部分所提到的：

^①原始八品（第二品到第九品）即是法華經中說明其最根本思想的部分，主要是闡述一乘思想。參見黃國清，〈《妙法蓮華經》「三草二木」段的解讀 -- 文獻學與義理學的進路〉，頁139。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②

這正是萬物和諧共生的最好證明。還有，在〈藥草喻品〉最後偈頌的部分，也再次提到類似的看法：

山川險谷，幽邃所生，卉木藥草，大小諸樹，
百穀苗稼，甘蔗葡萄，雨之所潤，無不豐足。
乾地普洽，藥木並茂。其雲所出、一味之水。
草木叢林，隨分受潤。一切諸樹，上中下等。
稱其大小，各得生長。根莖枝葉，華果光色。
一雨所及，皆得鮮澤，如其體相，性分大小，
所潤是一，而各滋茂。^③

其實〈藥草喻品〉中共生的觀念的根本與基礎，正是「一切眾生，普皆平等」的概念，正是基於萬物平等的基礎上，才能讓每個生命都有存在與發展的機會，所以可以說是「無差別地對待差別」。關於這點，唐朝的湛然曾提出過類似的看法，他認為〈藥草喻品〉中的：「差即無差無差即差」^④。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藥草喻品〉所呈現的平等觀念，並不是所謂的「齊頭式的平等」，而是依照萬物不同的特性，使其適性成長開花結果的「平等的生存權」。正因為萬物皆可以平等的生存，所以才能夠建構出多元的共生世界。換句話說，「一雨所潤」所要強調的是，大樹和小藥草都可以得到相同的「雨水」的滋潤，而不是相同的「雨量」的滋潤，這也就是「如彼草木，所稟各異」^⑤的道理。

從上述可知，〈藥草喻品〉承認在同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共同存在著形形色

^② 《妙法蓮華經並開結》，頁 255。

^③ 同上註，頁 262-263。

^④ 湛然：法華文句記卷 3。

^⑤ 《妙法蓮華經並開結》，頁 267。

色色不同的生命，並且不同生命都可以得到適性的發展，這也代表著此品對於萬物眾生差別性的尊重。雖然此品的最終目的並不是去肯定差別，反而是在最終去超越那些差別，達到大家都能平等地成佛的理想^⑥。但是從經文的內容中，很清楚的可以知道，面對不同的萬物眾生，都是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去尊重個別的存在，例如：

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大雲起。以大音聲普遍世界天人、阿修羅。如彼大雲遍覆三千大千國土。^⑦

此外，〈藥草喻品〉中更強調要草木皆要以各自的特色來成長，例如「如彼大雲，雨於一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潤，各得生長。^⑧」不僅平等地對待草木，使其皆能順利地成長，舉藥草為譬喻的真正目的，就是希望讓芸芸眾生時也都能跟三草二木一樣，能得到相同的對待（皆能「解脫涅槃」^⑨），誠如文中所述：

我為如來，兩足之尊，出于世間，猶如大雲、充潤一切，枯槁眾生、皆令離苦，得安穩樂、世間之樂、即涅槃樂。^⑩

所以雖有形形色色的眾生，但是每個眾生都能平等地享受到佛的關懷：

貴賤上下，持戒毀戒，威儀具足，及不具足，正見邪見，利根鈍根，等雨法雨，而無懈倦。^⑪

並且，在佛的關懷下，不同的眾生都可以依照其本身的特性來發展與成長：

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眾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草木，所

^⑥ 菅野博史：法華經の七つの譬喩，頁 111。

^⑦ 《妙法蓮華經並開結》，頁 256。

^⑧ 同上註，頁 258。

^⑨ 同上註，頁 263-264。

^⑩ 同上註，頁 264。

^⑪ 同上註，頁 265。

秉各異 ……我雨法雨，充滿世間，一味之法，隨力修行，如
彼叢林，藥草諸樹，隨其大小，漸增茂好。^⑫

值得更進一步說明的是，這裡所提到「貴賤上下、持界毀界……利根鈍根」，在〈藥草喻品〉中都是釋迦為了說明「我雨法雨」、「我雨法雨，充滿世間」，要讓每個不同的眾生，都可以得到法雨的滋潤而舉的例子，而不是對於「貴」、「賤」、「持戒」、「毀戒」、「威儀具足」、「不具局」、「正見」、「邪見」、「等雨」、「法雨」進行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

因此，在〈藥草喻品〉中提到這些不同的萬物眾生的目的，並不是藉由凸顯物種之間的差別，來讚揚某些物種（例如大樹或天或利根），或者是貶抑某些物種（例如小藥草或阿修羅或鈍根）。反而是藉由物種之間的不同，來說明「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果敷實^⑬」、「如彼大雲，雨於一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潤，各得生長」等觀念。透過以大樹、小樹、大藥草、中藥草、小藥草都可以依照其特性，共同的在同一塊土地上生長、共同的接受雨水的滋潤開華結果之例，讓大家了解到，萬物眾生都可以在這塊土地上一同共同成長，這也是此品平等共生觀念的具體呈現。

這樣的觀念，對於以「法華經行者」自居的日蓮而言，到底產生怎麼樣的影響，又，他是如何去詮釋，將在接下來進一步說明。

日蓮對〈藥草喻品〉共生觀念的理解與詮釋

日蓮曾說：「日蓮は幼若の者なれども法華經を弘むれば釈迦仏の御使ぞかし」^⑭（日蓮雖屬幼稚，既弘《法華經》，則是釋迦佛之使）。由於他以弘揚《法華經》為職志，所以自身的思想深受《法華經》與相關法華思想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以下將以日蓮本身的著作為基礎，探究其如何吸收與詮釋〈藥草喻品〉當中的共生觀念。

首先，若從日蓮解釋〈藥草喻品〉的作品開始檢視時，可以發現日蓮十分肯定與認同〈藥草喻品〉的共生觀念。例如日蓮曾經教授弟子日興，有關法華經二十八品各品中的主要重點。當日蓮在傳授〈藥草喻品〉時，他提到此品有五個重要之

^⑫ 同上註，頁 267-268。

^⑬ 同上註，頁 256。

^⑭ 〈種種御振舞御書〉，《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日文版，頁 919；中文版，頁 952。

處（「藥草喻品五箇の大事」，「藥草喻品五大事」¹⁵），在說明到其中的第三個重要之處「第三 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等の事」（第三 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等事）時，他藉由解釋〈藥草喻品〉中「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提到萬物眾生都是在同一個天地之內共同的生長，以及在這天地間的不同的萬物眾生，都可以無差別地得到雨水的滋潤：

一地所生一雨所潤は無差別譬・而諸草木各有差別是有差別譬なり無差別譬の故に妙なり有差別譬の故に法なり云云、今日蓮等の類い南無妙法蓮華經と唱え奉るは有差を置くなり廿八品は有差別なり、妙法の五字は無差別なり、一地とは迹門の大地一雨とは本門の義天・一地とは從因至果・一雨とは從果向因、末法に至つて從果向因の一雨を弘通するなり一雨とは題目に余行を交えざるなり、序品の時は兩大法雨と説き此の品の時は一雨所潤と説けり一雨所潤は序品の兩大法雨を重ねて仏説き給うなり、一地とは五字の中の經の一字なり一雨とは五字の中の妙の一字なり法蓮華の三字は三千万法・中にも草木なり三乘・五乘・七方便・九法界なり云云。¹⁶

（「一地所生，一雨所潤」は無差別之譬；「而諸草木，各有差別」是有差別之譬。無差別譬，故妙；有差別譬，故法。今，日蓮等類，唱奉南無妙法蓮華經，無有差別矣。二十八品是有差別，妙法五字無差別。一地者，迹門之大地；一雨者，本門之義天。一地者從因至果；一雨者，從果向因，至末法當弘通從果向因之一雨。一雨者，題目不雜餘行。序品時，說「兩大法雨」；此品時，說「一雨所潤」。「一雨所潤」是將序品之「兩大法雨」，佛重說之者。一地者，五字中之「經」之一字。一雨者，五字中之「妙」之一字也。法蓮華三字是三千萬法，中之草木，三乘、五乘、七方便、九法界。）

¹⁵ 藥草喻品五大事，分別是第一、藥草喻品事；第二、此品述成段事；第三、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等事；第四、破有法王，出現世間事；第五、我觀一切，普皆平等，無有彼此，愛憎之心。我無貪著，亦無限礙事。

¹⁶ 〈御義口伝卷上〉，《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日文版，頁 729；中文版，頁 761-762。

此即是日蓮接受〈藥草喻品〉共生觀念的明證。然而，綜觀上述引文可以了解，日蓮除了接受〈藥草喻品〉的內容之外，更把個人的詮釋，以及其所主張的修行觀融入其中。他認為唱奉「南無妙法蓮華經」（日蓮稱此為「題目」，Daimoku）視為是滋潤萬物的雨水，所以必須在末法時代向不同的眾生弘揚。這樣的情況，也在出現在「藥草喻品五箇の大事」的「第五 我觀一切・普皆平等・無有彼此・愛憎之心・我無貪著・亦無限礙の事」（第五我觀一切，普皆平等，無有彼此，愛憎之心，我無貪著，亦無限礙事）之文中。日蓮在認同〈藥草喻品〉一切萬物平等共生之主張的同時，順勢加入了認為我等眾生，只要唱奉題目的話，就是「普皆平等」的九識修行的個人修行觀：

我觀一切普皆平等とは九識なり無有彼此とは八識なり愛憎之心とは七識なり我無貪著とは六識なり亦無限礙とは五識なり我等衆生の觀法の大体なり、今日蓮等の類い南無妙法蓮華經と唱え奉る者は豈我觀一切普皆平等の九識の修行に非ずや爾らば無有彼此に非ずや愛憎之心に非ずや我無貪著に非ずや亦無限礙に非ずや。¹⁷

（……「我觀一切，普皆平等」者，九識也。「無有彼此」者，八識也。「愛憎之心」者，七識也。「我無貪著」者，六識也。「亦無限礙」者，五識也，我等眾生觀法之大禮也。今，日蓮等類，唱奉南無妙法蓮華經者，豈非「我觀一切，普皆平等」之九識修行耶？若爾，非無有彼此愛憎之心乎？非我無貪著乎？非亦無限礙乎？）

其次，在日蓮所著作的內容中也可以發現，有些部分他雖未直接引用或使用〈藥草喻品〉中的文段與詞彙，但是細察其思想淵源時，即可發現此部分明顯受到〈藥草喻品〉共生觀念的影響，例如當他在說明「無量經六大事」時，就提到：

御義口伝に云く量の字を本門に配当する事は量とは権攝の義なり、本門の心は無作三身を談ず此の無作三身とは仏の上ばかりにて之を云わず、森羅万法を自受用身の自体顕照と談ずる故に迹門にして不變真如の理円を明かす処を改め

¹⁷ 同上註，日文版，頁 730；中文版，頁 762-763。

ずして己が当体無作三身と沙汰するが本門事円三千の意なり、是れ即ち桜梅桃李の己己の当体を改めずして無作三身と開見すれば是れ即ち量の義なり、今日蓮等の類い南無妙法蓮華經と唱え奉る者は無作三身の本主なり云云。¹⁸⁾

(御義口傳云：量字配當本門，量者權攝之義。本門之義，在談無作三身；此無作三身，非社為佛也，乃談森羅萬法悉是自受用身之字體顯照，故在迹門，明不變真如之理圓，不改其處，己之當體判作は無作三身，乃本門圓三千之意也。是即不改櫻梅桃李各各之當體，開見為無作三身，是即量之義也。今、日蓮等類，唱奉南無妙法蓮華經者，は無作三身之本主也。)

文中的「…不改櫻梅桃李各各之當體，開見為無作三身…」的「不改」就是強調萬物眾生維持原來的特性，而「櫻梅桃李」則是以植物來作為舉例說明，這就如同〈藥草喻品〉中「…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菓敷實」¹⁹⁾、「一切諸樹 上中下等 稱其大小 各得生長」²⁰⁾所闡述平等共生觀念。只是日蓮將原來反映古印度植物觀的「三草二木」，轉換成當時日本人的植物觀「櫻梅桃李」。另外，針對「…不改櫻梅桃李各各之當體…」這點，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Ikeda Daisaku, 1928-）曾發表過以下的見解：

沒有必要全都是櫻花或梅花，最正確的是應該各自互相配合，發揮自己豐富的個性。『櫻梅桃李』這譬喻不單適合在人的性格方面，更適用於社會、自然環境等。正如「自體顯照」所指，使自己本然的個性從內裏往外茂盛地開放，而且不會與他人的個性徒然無益地衝突，也不是建立在其他犧牲之上。愛惜相互的差異與個性，一齊建立一個花團錦簇的生命公園，這就是佛教的本色。²¹⁾

¹⁸⁾ 〈御義口伝卷下〉，《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日文版，頁 784；中文版，頁 818。

¹⁹⁾ 《妙法蓮華經並開結》，頁 256。

²⁰⁾ 同上註，頁 262-263。

²¹⁾ <http://www.daisakuiked.org/cht/lecture-20.html>

透過以上的說明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日蓮所提的「櫻梅桃李」其本質與藥草喻品內含的共生觀念相同。不只如此，日蓮除了舉了櫻梅桃李的例子之外，他在「二十八品悉南無妙法蓮華經事」有關〈藥草喻品〉的解說中，又再次舉了新的例子來說明：

御義口伝に云く妙法の藥草なれば十界三千の毒草・蓮華の藥草なれば本来清淨なり、清淨なれば仏なり此の仏の説法とは南無妙法蓮華經なり云云、されば此の品には種相體性の種の字に種類種・相對種の二の開會之れ有り、相對種とは三毒即三徳なり種類種とは始の種の字は十界三千なり、類とは互具なり下の種の字は南無妙法蓮華經なり種類種なり、十界三千の草木各各なれども只南無妙法蓮華經の一種なり、毒草の毒もなきなり清淨の草木にして藥草なり云云。²²
(御義口傳云：十界三千之毒草，是妙法之藥草，亦即蓮華之藥草，故本來清淨矣。清淨者，佛也。此佛之說法，南無妙法蓮華經也。是以，此品於種相體性之種字，有種類種、相類種之二開會。相對種者，三毒即三徳也。種類種者，始之種字之十界三千；類者，互具也；下之種字是南無妙法蓮華經也，種類之種也。十界三千草木各各，只南無妙法蓮華經之一種也。毒草之毒亦無，是清淨草木，而為藥草也。)

雖然相對於藥草，上述的「毒草」具有負面的形象，也包含了日蓮本身的價值判斷，不同於當初三草二木單純是「非價值判斷」的事實呈現，但是日蓮所要強調的重點在於：其實「毒草」、「藥草」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都是清淨草木，所以日蓮舉毒草為例，並不是打算去強調排斥毒草，或者是要消滅毒草，反而是去論述「十界三千之毒草，是妙法之藥草」，而且毒草也是「南無妙法蓮華經之一種」，這其實也是〈藥草喻品〉的共生觀念的具體說明。²³ 由此可知，日蓮不只接受〈藥草喻品〉共生觀念，更會引用其他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觀念，了解到〈藥草喻品〉共生觀念對日蓮影響之深。

²² 〈御義口伝卷下〉，《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日文版，頁 795；中文版，頁 832。

²³ 值得一提是，日蓮在此處所提到「毒草」與「藥草」的概念，也反映出其思想與到天台「敵對相即」的佛性觀有著密切的關聯，值得日後更進一步探討。

至於接受〈藥草喻品〉思想的日蓮，為何會有強烈的破折行動這一點，其實這也可以從他對〈藥草喻品〉的詮釋中找到部分的答案。其實這最主要與日蓮本身所抱持著修行觀，以及其強烈的「使命感」有著很大的關係，例如在「藥草喻品五大事」的「三 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等事」第中，他所提到的：

一雨者，從果向因，至末法當弘通從果向因之一雨。一雨者，題目不雜餘行。序品時，說「兩大法雨」；此品時，說「一雨所潤」。「一雨所潤」是將序品之「兩大法雨」，佛重說之者。一地者，五字中之「經」之一字。一雨者，五字中之「妙」之一字也。法蓮華三字是三千萬法，中之草木，三乘、五乘、七方便、九法界。²⁴

原本《法華經》的〈藥草喻品〉釋迦的說法重點 應該是「告訴眾生猶如三草二木，各自的宗教能力不同；然而儘管如此，佛最終還是要向他們闡述同等而平等的教說，引導一切眾生同一、平等地成佛」²⁵ 所以在〈藥草喻品〉裡呈現出的樣貌是，眾生是「被動的」在自己所在之處，「靜待」大雲的出現、雨水的滋潤。

可是在經過日蓮加入了「使命」的詮釋後，讓靜態的樣貌出現了動態的新發展。從上引文可知，他開始把原有猶如三草二木的眾生，劃分成「信者」與「尚未信者」兩部分。其中「尚未信者」的姿態還是與原本〈藥草喻品〉中的相同，但是「信者」（包含他自己）的姿態，就不再是扮演等待大雲出現、雨水滋潤的角色了，而是轉變成類似「大雲」的角色，負責降下法雨。而雨水也在日蓮的詮釋下，由《法華經》變成了「南無妙法蓮華經」。

此外，日蓮亦認為那些「尚未信者」的眾生，都需要得到「南無妙法蓮華經」之雨水的滋潤，因此「信者」就必須有責任感，「主動的」讓那些靜待雨水的「尚未信者」，無差別地、平等地得到雨水的滋潤。所以從日蓮的角度來看，正是因為他要平等地讓眾生都接受「南無妙法蓮華經」的法雨，所以必須要採取積極的破折行動，唯有如此才能讓「尚未信者」普皆平等地接受「一雨」就是「南無妙法蓮華經」的觀念，進而讓他們得到法雨的滋潤。

²⁴ 〈御義口伝卷上〉，《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日文版，頁 729；中文版，頁 761-762。

²⁵ 菅野博史著、池麗梅譯：《法華經—永遠的菩薩道》，頁 133。

結 論

透過〈藥草喻品〉的研究可以發現，唯有萬物都能擁有平等的生存權，才能建立真正地多元共生的世界。至於如何讓萬物皆能擁有平等的生存權的方面，在經文中也給了我們明確的解答，那就是對於不同物種的尊重，以及對於差異性的尊重。建立這樣的觀念，對於生活在「牽一髮而動全身・牽一絲而動全網」的二十一世紀的地球村中的我們而來說，更是有著迫切的需要。如何建立起不同民族與民族間的共生、不同物種與物種間的共生，都是當今的重要課題。針對這一點，筆者認為，〈藥草喻品〉也可以作為重要的參考與學習對象。

另外，藉由考察日蓮思想與〈藥草喻品〉之間的關係得知，日蓮不僅接受〈藥草喻品〉中強調平等、共生等的觀念，並且還將其中的概念賦予新的意義，同時也重新包裝，舉新的例子加以說明，像是文中所提到的「櫻梅桃李」一般。至於日蓮的一些弘教的作法中，有些讓人感到與〈藥草喻品〉的精神相互矛盾的部分，其實也可以從他對〈藥草喻品〉的詮釋中，得到部分的解答。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的環保活動除了需要思想上的引導，更需要積極地展開行動，所以日蓮那種對於信仰的執著，以及為了信仰所展現出的生命力，或許也有可以做為借鏡之處。

參考文獻

中、日文書籍

原典部分

《妙法蓮華經並開結》，台北：正因文化，2003年。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東京：創価学会，1984年。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台北：正因文化，2000年。

一般書籍

紀野一義、梅原猛：《仏教の思想 12：永遠のいのち「日蓮」》，東京：角川書局，1969年。

安藤俊雄：《天台性具思想論》，京都：法藏館，1973年。

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1》，東京：聖教新聞社，1988年。

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29 講義》，東京：聖教新聞社，2006年。

田村芳郎：《法華經》，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

田村芳郎：《日蓮聖人と法華經》，大阪：東方出版，2001年。

田村芳郎：《法華經：真理・生命・実践》，東京：中央公論新書，2002年。

鎌田茂雄：《法華經を読む》，東京：講談社，1997年。

菅野博史著、池麗梅譯：《法華經—永遠的菩薩道》，台北縣：靈鳩山般若，2005年。

菅野博史：《法華經の七つの譬喩》，東京：第三文明社，2010年。

松岡幹夫：《現代思想としての日蓮》，東京：長崎出版，2008年。

中、日日期刊

黃國清，〈《妙法蓮華經》「三草二木」段的解讀——文獻學與義理學的進路〉，《世界宗教學刊》，第6期，2005年12月，頁135-186。

丸山孝雄：〈吉藏における五乗と葉草喩品・三草二木〉，《大崎學報》通号122，1967年，頁40-63。

竜村竜平：〈勝鬘經一乗思想と法華經葉草喩品の關係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通号50，1977年3月，頁132-133。

苅谷定彦：〈法華經葉草喩品の一乗説〉，《印度学仏教学研究》通号51，1977年12月，頁355-360。

菅野博史：〈『法華統略』新出資料（積葉草喩品・積授記品・積化城喩品）の注釈の特色〉，《印度学仏教学研究》通号103，頁8-15。

【論文外国語要旨】

三草二木から桜梅桃李へ ——「法華経・薬草喩品」の共生観及び日蓮に対する影響

東日本国際大学東洋思想研究所 郭飛鴻

近年、気候異常、資源不足等の原因により、環境保護の課題は次第に重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うした問題の解決のため、科学の力は不可欠である。しかし、科学の発展こそ、現代世界における環境問題を成す原因の一つである。それゆえ、科学と共に、仏教經典の教えも必要なのである。なぜなら、仏教經典の教えを通して、人々に精神的啓発と支え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である。特に「法華経・薬草喩品」には、草木と共に、雨水を受けるという平等観が示されているだけでなく、三千大千世界において、様々な植物が共生できるという観念も含まれている。たとえば、「薬草喩品」の中には次のような教えが含まれている。「三千大千世界の山や、川や、溪谷や、土地に生える草や、木や、叢や、林や、諸々の薬草は、様々な種類があり、名前も形も各々異なっている。……一つの雲から降った雨は、その種となる素質に応じて生長することができて、花をつけ、実をみのらせる。」それゆえに、環境保護の課題を議論する際に、「薬草喩品」を参照する価値があると筆者は考えている。他方、「薬草喩品」の共生観の後世への影響を追ってみると、日本の僧侶である日蓮は自らの修行観と宗教観により、「薬草喩品」の影響を受け入れながら、新しい解釈を与えたことが分かる。日蓮は「南無妙法蓮華経」と唱えるしか、衆生を潤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と主張する。この考え方は、当時、他宗派の非難を招いたが、日蓮が宗教に対する情熱並びに諦めなき精神は、環境保護に取り組もうと志すものたちにとって、参照し依拠する意義がある。

キーワード：薬草喩品、三草二木、日蓮、桜梅桃李、平等、共生

“Humanism” in Buddhism : A View of Humans in Earliest Buddhist Scriptures

MIURA Kenichi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clarify the meanings of “human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scriptures. Unlike the western views of humans establish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elf-identity and mutual nonaggression, the Buddhist views assume the proactive transformations and ambiguous definitions of the self. The earliest Buddhist scriptures view the humans exist in the dependent origination (*engi*), which sets the humans as the “practical subject” that strive to unceasingly change oneself for the better.

Keywords

humanism, identity, earliest Buddhist scriptures, *engi*

Development of Aizu Toju School and <the Teachings of Toju>

TAKAHASHI Yasuhiro

Toju Nakae (1608–48) was a Confucian who consciously accepted a study of "Ougaku (Yangmingism)" of Wang Yangming in China in the early Tokugawa period. His teachings also propagated to Aizu Kitakata (Kitakata City in Fukushima Prefecture), and Toju School was inherited in Aizu throughout the Tokugawa period.

In the 19th century after the era shifted, there was a person called Chikayoshi Kitagawa (1738–1818) in Aizu Toju School who was an active scholar in the center of the school. At first, he had a unique view on "Ryochi (良知)",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Toju. "Ryochi" was originally concerned to the <mind (心)> of human. However, Chikayoshi argued that "Ryochi" belonged "to the heavens", which became a subject of controversy within the school.

After that, he dismissed his own argument and began to teach the mind cultivation theory by quoting books and letters of Toju Nakae who was father of the study. Until then, although there had been Toju scholars who were "loyal" to the succession of Toju's thought, no scholar had attempted to support their own discourse by quoting Toju's work. Chikayoshi tried to convince others by insisting that the mind cultivation theory he preached was following the words of his teacher and not the "words of his own".

In the 19th century, activities of Aizu Toju School were declining. Chikayoshi, who was conscious of the fact, attempted to regain the school's momentum and <virtuousness> of Toju study by returning to Toju's teachings.